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617
7 Octo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一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7日星期一，下午4点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 <u>主席</u> ： | 沃尔特斯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
| <u>成员国</u> ： | 澳大利亚 | 霍格先生 |
| | 布尔基纳法索 | 巴索勒先生 |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 丹麦 | 比尔林先生 |
| | 埃及 | 阿姆尔先生 |
| | 法国 | 德克默拉里先生 |
| | 印度 | 巴内尔吉先生 |
| | 马达加斯加 | 拉贝塔菲卡先生 |
| | 秘鲁 | 卢纳先生 |
| | 泰国 | 甲盛讪先生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穆罕默德先生 |
|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奥乌多文科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马克西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1074/A

下午五点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5年10月1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7510)

主席：根据前几次审议该议程项目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喀麦隆、古巴、埃塞俄比亚、加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威特、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易卜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恩戈先生（喀麦隆）、皮奥里先生（古巴）、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拉贾伊·库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卜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哈达乌伊先生（摩洛哥）、都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席尔恩丁先生（南非）、布齐里先生（突尼斯）、萨阿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福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西考卢先生（赞比亚）以及曼格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它议程上的两个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越南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黎金中先生（越南）：首先，我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讨论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这一项目。我国代表团和国际社会完全一样，对1976年以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定居者一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感到不安，尤其是今年9月28日对安哥拉的武装侵入。

先我发言的各位，尤其是安哥拉代表已经雄辩和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一猖狂和顽固的侵略行径无可伦比的严重性。这一行径证明了种族隔离政权卑鄙的本质，也再次证实了不结盟运动前主席、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这儿和其他地方多次英明地说过的话，即不能改革种族隔离政权，只能砸碎它。

当南非人民的愤怒剧烈地震撼着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基础时，该政权向安哥拉进行了这一新的侵略。这再次证明，该政权正在向与它接壤的前线国家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转移国际公共舆论对其内部痛苦局势的注意。这种狂妄的态度表明，比勒陀利亚仍然笃定地相信，它的保护者和战略盟友——北美绝不会让它难堪。

津巴布韦外交部长上星期在安理会发言时，已经十分恰当和详尽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了。他明确地指出，那些拼命想推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匪帮的人对此负有毫无疑问的责任。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肆意侵略行径：

“这一罪恶行径进一步表明，南非政府推行的政策仍然是疯狂侵略独立和主权的安哥拉，严重违反国际法，公然向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势力的公众舆论进行挑衅。

“南非的侵略行径也是旨在帮助制造分裂的安盟反革命支持者，来反对安哥拉革命，阻挠前线国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正义斗争。

“越南人民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对安哥拉人民共

和国犯下的这一猖狂侵略行径，坚决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行径，尊重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越南人民再次重申战斗地声援和完全支持兄弟的安哥拉人民为反对侵略、捍卫国家所进行的斗争。”

无可救药、傲慢无礼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蛮横地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这一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前面发言的所有代表已经对这些事实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国代表团谨要求安理会这次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采取恰当和有效的步骤，包括《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措施。与此同时，也许有必要指出，安理会光是靠通过决议是无法采取适当行动的，安理会必须做的是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有效地执行其决议。

这一次，安理会必须做的是确保南非停止一切侵略行径，立即和无条件地从安哥拉领土撤出所有武装部队，并恰当地赔偿对安哥拉人民造成的一切损失。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对待比勒陀利亚的问题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重申全世界对比勒陀利亚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新的罪恶行径的谴责，安理会也必须采取坚定、有力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在南非人民愤怒的致命打击和全人类合法的暴怒之下陷入绝望的战争贩子恢复理智。

主席：我感谢越南代表对安理会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秘书彼得·穆施亨格先生。安理会在第2614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穆埃希汉格先生：主席先生，我感谢您和您的安理会同事允许我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我特别感谢布尔基纳法索常驻代表巴索勒同志阁下及时地提出倡议，为我们出席安理会会议提供了便利。

我谨代表被压迫和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并以我们运动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言，向兄弟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表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坚定支持和战斗的声援，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面前，又一次指控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领土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安哥拉，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联合国的成员国，自1975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就没有享受过和平。

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分子，由安哥拉叛徒组成的雇佣匪帮，以及那些从国外征募来的、受种族隔离政权指挥在整个南部非洲不断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对安哥拉犯下了形形色色的罪恶行径。用《联合国宪章》的语言来说，这些行径明显地对和平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破坏了和平，并侵犯了这一和平的国家。

要不是安理会的某些西方常任理事国为庇护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统治者，并保护他们自己在该地区的不正当经济利益而一再滥用否决权的话，安全理事会早就会根据《宪章》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以恢复安哥拉和其周围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南非对其政策和作法的受害者犯下的罪行早已记录在案，而且是人所周知的。南非对抗国际社会的意志（例如对抗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尤其是安理会的决定）的记录仍然保持着，并且一天一天地变本加厉。南非顽固地拒绝执行得到第435（1978）号决议核可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使人们感到无比愤慨。南非对非洲大陆任何地方的独立国家的好战态度，特别是对前线国家的敌对和扩张主义的倾向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人们要求采取协调一致和有效的行动以惩罚博塔政权和他的掳掠成性的追随者。

换句话说，我们地区冲突的根源是并一直是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以加强镇压的手段使自己在国内永久化、妄图通过在我国驻扎10多万军队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它还一再地侵略、颠覆和破坏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的种族主义发言人竟厚颜无耻地告诉世界，他们最近武装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原因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力量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些力量正准备对纳米比亚的平民发起进攻。真是一个弥天大谎。种族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支持者一直无法将西南非民组描绘成纳米比亚人民的敌人。他们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当然更不能使纳米比亚人民信服，因为纳米比亚人民正团结在西南非民组的周围，并为我们的运动提供了后盾和广泛的支持，这显示了我们的人民在斗争中的团结和决心。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最近侵犯安哥拉的原因。博塔的种族主义国防部长马兰自己在1985年9月20日道出了这一原因。如果需要比勒陀利亚积极参与并向叛徒萨维姆比和其安盟雇佣匪帮直接提供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支持的证据的话，马兰已将此记录在案。他确认，种族主义军队从他们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发起军事进攻，作为帮助安盟匪帮摆脱困境的搭救行动。这就是原因，而不是对西南非民组的不实之词和谎言。

无庸赘言，谁是罪犯清楚得很。让我再说一遍，无论如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咒骂和转移注意力都不能改变事实真相，种族隔离南非是非洲和其人民的头号公敌，它不能自称有权为非洲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说话，发出“我们的非洲”和“非洲同胞”等侮辱性的声音。种族主义者已使自己成为非洲面临的中心问题。他们的行为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这一事实，谁给他们权利为广大非洲人民、尤其是黑人说话？他们鄙视我们，将我们当猪狗对待，剥夺了我们人的性格和尊严，在我们的出生地奴役我们，为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少数白人垄断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理解他们的困境。象他们在整个历史中的种族主义老祖宗一样，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是他们本身的主观主义作用的不可救药的受害者，这种主观主义作用建立在一种无耻的人与人关系的概念的基础上，它使人除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主仆关系之外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博塔及其追随者至死笃信，他们最知道什么是为了非洲好。他们还深信，他们是假想的邪恶势力的无辜受害者，安哥拉西南非民组正是奉这种势力的指令行事的。换句话说，饱经战火的安哥拉人、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和南非人、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塞舌尔和其他国家的和平人民在他们眼里是对南非布尔人政权犯下某种罪行的凶犯。

我们对种族主义者没有丝毫好感。如果他们拒绝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他们就会死于自己的剑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多数非洲人实际上已经不耐烦了。血在流。问题是，血要填满多少条河流，最终要死多少人？

在1985年9月20日就安哥拉问题进行辩论时和在此次辩论开始时，博塔的代表在本理事会内表达下述观点：

“美国国会通过废除克拉克修正案而已经承认允许援助安盟。”（S/P V·2612第13至15页）

南非人是在胡说还是在泄露秘密？我们对于克拉克修正案的历史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也对众所周知的旨在剥夺安哥拉人民革命果实的帝国主义阴谋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从美国国务院近年透露出的官方文件中获悉，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在确保叛徒萨维姆比及其伙伴不被歼灭方面有很深的共同利益。认为萨维姆比及其同伙是“自由战士”的美国官员继续的公开讲话和评论，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保护萨维姆比有持久的兴趣。当然，推行这一运动的基础乃是一个遭到广泛谴责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和臭名昭著的“联系”概念。

不久前，种族主义者及其朋友在安哥拉南部一次秘密会议上把一小撮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带到一起，得到美国总统的支持。会议结束时组成了一个所谓“民主国际”，来为国际帝国主义、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服务。

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我们指出这些事实。我也知道我们会碰到更多的问题和来自官方的阻挠。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我国的独立受到威胁，由于我国人民坚持一百零一年之久的合法斗争现在成为东西方冲突的一个部分的事实，我们人民不得不因此而继续受难。我们在这种局势下怎么能不大声疾呼呢？

博塔政权全然蔑视安全理事会。只要选举不是在被占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南非举行，比勒陀利亚和它的朋友们随时都在鼓吹自由选举，这完全是虚伪和没有诚意的。

博塔代表提出的所谓决议草案是对本理事会的侮辱。必须拒绝接受此草案，并把它扔进垃圾堆里。在种族隔离南非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傲慢、玩世不恭和好战作法。由于安哥拉和突尼斯两个遭受侵略的非洲国家控诉而断断续续进行的辩论充分证实了中东和南部非洲这两个无赖国家相同的作法。

正如一位又一位代表所指出，安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安理会现在必须迅速根据其职责以适当方式采取行动，恢复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彻底解放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而铺平道路。

主席先生，你的领导技巧和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以及我们迫切需要的客观态度会有助于指导安理会充分履行其尽快为人类服务、为实现解放、公正与和平的责任。

主席：我感谢穆埃希汉格先生对本理事会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事厅就坐并发言。

查莫拉—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十月份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还不到一星期，安全理事会在一些成员国要求下召开会议谴责违反最基本国际法原则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威胁的野蛮侵略行径。

在安理会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前，在两个场合下，我们不仅听到被告抨击安全理事会，而且嘲弄安全理事会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并宣布它们所进行的侵略行径是合法而有道理的。

我们在本机构中从许多象我们自己国家那样的小国中听说，他们来到安理会，是因为安理会是唯一能代表国际社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制止侵略的机构。

我们的同事和兄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菲格雷多阁下告诉我们，自1976年以来，其政府和人民经常到安理会来谴责侵略，他们还将继续这样做，并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因为正如安理会有责任采取具体行动结束侵略一样，这是他们的权利。

今天安全理事会应如何对兄弟的安哥拉人民和政府做出反应呢？包括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不结盟运动已经做出反应。我们不仅在此方面采取立场，我们还单独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很明显，对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军事和核力量提供贡献的并不是不结盟国家。

在本组织举行庆祝活动的一年，我们本应正在采取最后的步骤，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彻底根除罪恶的种族主义制度。但令我们遗憾的是，在这一年中，由于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继续与之合作，继续坚持其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南非对安哥拉和前线国家发动了更多的侵略，更加顽固地拒绝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不受惩罚地进行了更多的活动。

安理会，主要是各常任理事国负有责任。安理会各理事国应采取立场。

今年6月20日，安理会审议了安哥拉关于其卡宾达省遭到入侵而提出的指控。在那次会议上，安理会通过了第567（1985）号决议，谴责南非的这些行动，要求所有南非军队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领土。

一个月以前，我们在安理会又一次听取了安哥拉常驻代表的发言，他谴责南非军队在南非的幻影式飞机狂轰滥炸的支持下，大规模入侵距纳米比亚北部边界275公里、距赞比亚边界180公里的安哥拉的库内内省、宽多库邦戈省和莫西科省。

在那次会议上，安理会通过了第571（1985）号决议，

“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预谋地、不断地和持续地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入侵”。（第571（1985）号决议，第一段）。

不仅如此，安理会还强烈谴责南非利用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作为跳板，进行这些武装入侵，第三次要求南非立即和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队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要求它停止这些侵略活动。

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执行最近的这一决议中规定的任务——即派遣由安理会的三个理事国组成的调查团到安哥拉估价这次入侵造成的损失——就被迫再次举行会议。

几天以前，即10月3日，我们又再次听取了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对南非的指控，指控南非对距纳米比亚边界250公里的安哥拉的马温加镇发动了新的空袭，致使6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对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新的野蛮的侵略行动典型地说明了南非政权通常是以何种方式对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做出反应。

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不断侵略的目标是要遏止人运军队对位于安哥拉南部的安盟雇佣军发动的进攻，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使其忽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黑人进行的屠杀和大规模监禁，南非黑人正在不断将其不可压服的斗争推向高潮，最终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这些侵略行动证明了比勒陀利亚对安理会及其决定是多么傲慢和蔑视。

安哥拉还要来安理会多少次，谴责使其身受其害的侵略行径呢？安理会又还要多少次继续谴责这些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通过被无视的决议呢？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何时才能中止？这一政策的唯一结果就是侵略扩大，种族隔离制度化，南非人民遭受屠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继续延长，侵略行动的加剧和更多的安哥拉人死亡，更多的财产被破坏。

我们欢迎一些国家为向南非施加压力而采取的单方面措施，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仅仅限于批评和提出建议的话已说得够多了，对这一盲目疯狂的怪物施加的小小惩罚也是够多了。今天，这一怪物已被历史不可征服的潮流和人民争取自由与正义的斗争逼得走投无路。

为了使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生辉，为了履行《宪章》赋予的责任，为了将通过

其口头做出的庄严承诺付诸实施，安理会现在必须要求南非及其强大的盟国立即停止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内政的直接与间接的干涉，必须谴责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要求其放弃这一政策，必须明确地谴责南非，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立即采取行动，以便同不结盟运动一道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换言之，一个彻底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世界。

我们重申，必须适当地注意兄弟的安哥拉人民和政府提出的指控。我们向安理会转达我们这些国家的感情，这些感情反映在罗安达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中，特别是反映在那次会议就南部非洲局势发表的特别公报中。我们希望，安理会也将发出呼声，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要求。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加纳外长阿萨莫阿赫阁下，我欢迎他。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首先衷心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我深信，在你的任期内，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都将从你的智慧和广泛的经验中获得经久的益处。

我也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代表团对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爵士的赞赏，他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会务。

加纳政府对南非狂妄地和持续地蔑视安全理事会感到极其震惊。就在两周前，安理会在9月20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第571(1985)号决议，谴责南非粗暴侵犯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人们至少认为南非会遵守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决定。但是，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南非不但我行我素，而且继续侵略安哥拉，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这样做破坏了《宪章》的基本原则，支持南非的人鼓励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目前的侵略证明种族主义政权是国际上的不法之徒，随时准备对和平邻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

我们代表团坚信，最近南非的暴行是为支撑萨文比匪帮，这些人最近在安哥拉政府的合法进攻面前猖狂逃窜。我们告诉萨文比的支持者说他是一个傀儡；他破坏了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地黑人的尊严，他是一个所有非洲人都应反对的罪犯。那些以所谓“民主”的名义支持安盟的人只是想在非洲争取真正独立、尊严和尊重的斗争中插入一匹特洛伊木马。不管怎样解释非洲最近的历史，加纳把解阵作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把目前的政府当成安哥拉的合法政府。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不是种族主义的南非第一次入侵安哥拉杀人，并且出于其的残暴和对黑人的蔑视，南非今后很可能故伎重演。安理会在执行《宪章》所赋职责时，不能对违反国际法和无视人类大多数的价值的蔑视无能为力。为了后代，安理会的成员应当为了和谐的未来牺牲狭隘的利益。安理会必须在非洲执行《宪章》的有关条款，借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维持信誉。在这方面，第七章第41和42条是国际社会除了使用武力外强调决心不再容忍南非对邻国，特别是对安哥拉，进行武装攻击和屠杀的最合适的方法。

10月2日星期三，南非代表在这里作了令人吃惊的发言。第一，安理会的第571(1985)号决议呼吁会员国帮助安哥拉捍卫领土完整，可是他指责它在安哥拉煽动暴力。我们要问南非人，如果让安哥拉政府和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那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我们要问，是谁在武装和训练萨文比匪徒杀害无辜的安哥拉人民？是谁在一次不成功的努力中派突击队去炸毁卡宾达省的石油设施？是谁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两次入侵安哥拉领土并侵犯其主权？面对南非对安哥拉的疯狂侵略，谁有理由剥夺安哥拉捍卫主权并为此目的接受援助的权利？

安理会一些有影响的国家习惯于把南非对安哥拉和其它前线国家的侵略说成是“侵犯边界线”。这些国家现在显然应当看清南非的侵略是蓄意的和系统化的，目的是要动摇安哥拉，破坏它的经济基础结构。

安理会的成员国现在应当明确认识到南非正在进行疯狂的侵略，以保护其在纳

米比亚的据点和白人至上主义——这一理论使人想起了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而希特勒是得到南非白人推崇的。我们希望，南非最坚决的辩护者也不敢宣称他们在实施臭名昭彰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其目标是要向南非开放绿灯，让它任意侵犯边界而逍遥法外。然而这就是上述政策的结果；它使南非的侵略在当今世界放肆到只能与以色列对中东邻国的扩张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比美的程度，爱好和平的突尼斯人民和他们巴勒斯坦客人就是以色列最近的受害者。

有关南非代表星期四的发言我想提出第二点：因为他声称

“南非致力于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S/PV. 2612, 第13—15页)

他是否想告诉安理会，南非继续进行侵略和破坏是出于这一目标？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南非代表的发言，想找到一点道理，找到他的国家这次入侵安哥拉的理由。可是我找不到。南非最近的侵略的理由不是它惯常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渗入纳米比亚的借口，而干脆地说是为了支持帮助维持种族隔离的傀儡。呼吁外国军队从安哥拉撤出是为了在南部非洲制造共产主义存在的幽灵，以便为仇恨共产主义的人服务。这种宣传说服不了我们。因为在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在解放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表现了残暴和想利用各种机会。凡是这些民主国家转向解放进展，那都是不情愿和不自觉的。

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决不能为南非及其支持者污蔑安哥拉政府的恶毒宣传所蒙蔽。同其它非洲国家一样，安哥拉政府的唯一愿望就是和平开发本国资源，在真正自由、独立的情况下促进人民的利益，而不愿成为种族主义南非的附庸。我们要求安理会这次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能犹豫不决。南非侵略安哥拉的罪行铁证如山。安理会必须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反应，起码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安理会应要求南非立即全部撤出安哥拉领土，保证不再侵略安哥拉，严格尊重安哥拉主权与领土完整。安理会还应要求南非对它在安哥拉造成的人与物质损失作出适当赔偿。

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国代表团敦促安理会反省过去的软弱所造成的后果，下决心按照《宪章》精神加强自己的权威。

最后，在这一悲惨的时刻，让我向安哥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加纳政府和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哀悼。一旦需要，我们将参加保卫安哥拉。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提供必要资源，使安哥拉人民能从南非侵略所造成的后果中迅速恢复过来。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本月份的工作将是十分艰难的。此刻看到由您这样一位杰出人士主持安理会工作，使我们深感鼓舞。我们向您表示祝贺与同情。我们深信，您完全胜任今后的工作。

您的前任以无比高超的技巧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祝贺他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的出色工作。

才不过两个星期前，安理会通过第571(1985)号决议，要求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那一决议根本还没时间执行，安理会又在紧张的危机气氛中再次讨论南非对安哥拉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侵犯。南非再次表明它已变得如何蛮不讲理。

大家都知道，南非一贯蔑视安理会决定，但它如此公然挑衅却是一种不祥的发展，这必须得到安理会的重视，不然势将严重威胁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多次指出，现在再次重申，今天南部非洲的问题不是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而是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暴政。不仅如此，比勒陀利亚过去几年大吵大闹的安哥拉古巴军队问题，他们在安哥拉是因为南非企图在一开始就消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如果南非1975年不入侵新生的安哥拉，古巴军队今天就不会在安哥拉。

但古巴军队的存在并不是南非或任何人有权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的借口。南非从来拿不出证据，那怕是半点证据，证明古巴军队的存在威胁南非安全。安哥拉与南非没有边界相连，两国间隔着纳米比亚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这一国家决不属于南非。古巴士兵从未踏上纳米比亚的土地，更不用说接近南非。

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一再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屠杀安哥拉境内无辜难民，肆意摧毁经济基础设施，大规模滥杀安哥拉平民？道理何在？

再想想其政策使魔鬼都感到自愧不如的这一国家如何蔑视安理会的审议。那天南非在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所有的执行段落都是比勒陀利亚本身亟待执行的。古巴军队是应邀来安哥拉的，南非军队不是。古巴军队没有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南非军队侵犯了安哥拉的领土完整。而且，南非有什么权利在政治公平和宪法正直的问题上教训安哥拉？南非本身倒应该学好这些问题，以便最终回到自由、文明国家的行列中来。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比勒陀利亚是从纳米比亚这一非法占领的领土上发起这些武装进攻的，因而该倍受谴责。

除了侵略安哥拉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一贯违抗联合国关于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各项决议。

的确，该地区的任何自由国家都不应对今天世界上的这个地区司空见惯的血腥斗争负责。南非的统治者已把我们这个地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战场，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种族主义的偏执以及不惜一切地要在我们这个次大陆保留种族隔离的制度的一意孤行的疯狂心理，使南非种族主义者似乎无可挽回地要把我们这一地区变为焦土。不，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和南非邻国对南非难民所给予的政治庇护绝不是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的根源是种族隔离的瘟疫和南非种族主义；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遭到否定；是南非为破坏安哥拉及其他前线国家稳定所进行的侵略行径，是种族主义的狂妄自大和险恶用心，比勒陀利亚政权沉缅其中的罪恶信仰。

我们要问，什么才是造成本地区各地的相互对立的运动的根源？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内部所有分歧的道路都是从比勒陀利亚那里开始的。尽人皆知，南非卵翼了所谓莱索托解放军，这是各种凶残的持异议者的大杂烩。他们的险恶企图就是制造不稳定局势，有可能的话，就要推翻合法的莱索托王国。安理会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地区的那些抢劫成性的持异议者所造成的灾难，不仅破坏了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而且残杀了那里的人民。象恩科马蒂协议那样重要的文件也不能约束南非的疯狂。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仍然是这一地区反对派运动的好教父。就在最近它还表明了它的这一态度。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当安理会准备结束就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一般性辩论时，今天上午我获悉了这样的消息，大意是说本地区的另一个国家遭到了南非的袭击。我被告知，昨晚10点钟，火箭筒从南非的领土上发射到莱索托的境内，而发射火箭的士兵被确认是穿着军服的士兵。莱索托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才使它遭受这样的侵略呢？这个热爱和平的小国不仅是个内陆国家，而且它发现自己处在了靠近一个极其凶恶的暴君的地理位置上，所以它不得不使自己的命运屈从于这个暴君的淫威；否则就要遭殃，难道这样的道理站得住脚吗？

最后，我们认为，种族隔离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它的罪恶早在浑沌世界的洪水

到来以前的时代就已存在了，它不久必然会遭受黑人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愤怒烈火的焚烧。现在距离它们的末日已为期不远了。问题已经不是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暴政何时会在南非结束，而是以什么方式结束。今天，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邪恶的制度必将灭亡，因为对这种制度现不可能改造，也不可能改进。也绝不会有改造或改进这种邪恶制度的事情。只有在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暴政的灰烬上，南非人民——不论其属于什么种族、肤色和信仰——才能建设一个新南非并实现其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使命。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突尼斯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并发言。

布兹里先生（突尼斯）：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并祝你工作成功。上周你在指导安理会的工作中，表现了杰出的权威和才智。

我还要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尊敬的约翰·汤姆森爵士表示祝贺，他作为上个月的安理会主席，表现出锐敏的才智和杰出的能力。

今天我在此发言，明确表达突尼斯对兄弟般的友好的非洲国家——安哥拉的支持，它和突尼斯一样，在上周却成为外国武装侵略的受害者。我向安哥拉人民表达突尼斯人民的震惊和深切的慰问。

在1985年9月30日，南非的飞机，全然无视国际法的准则，对安哥拉境内25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致命的轰炸。比勒陀利亚武装力量发动的这次进攻仅仅是在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进行“有预谋的、持续不断地进行武装侵略”（第571（1985）号决议；第一段）十天之后发生的，这次侵略是对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给人民的生命造成了极大损失。南非就是这样对1985年9月20日的第571（1985）号决议做出反应的。这次决议要求南非：

“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出它的全部军事力量。” （第571

(1985) 号决议, 第3段)。

通过这一行动, 比勒陀利亚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 它蔑视联合国这一机构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首要职责。因此, 安全理事会除了今年第七次听到安哥拉控诉南非武装入侵其领土外, 别无所获。

在这方面,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从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发动的这些武装攻击的, 因此更应当对它进行谴责。

除了对南非进行侵略之外, 这个政权连续不断地拒绝了各项联合国有关决议对它的要求, 这些决定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 并给纳米比亚人民以自决权和独立。

但是, 尽管南非几乎仍然逍遥法外, 但它必须永远记住: 它对该地区各国、尤其对安哥拉的赤裸裸侵略政策, 并不能给它提供一个可以在温得和克建立合法宪政机构的适当途径, 它无法借此来永远占领纳米比亚和无限期地阻止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

现在, 我要借此机会援引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阁下今年8月庆祝纳米比亚日时所做的讲话中的几段。他说,

“突尼斯认为, 在联合国正准备庆祝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 南非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 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迫、镇压和侵略政策。它所玩弄的拖延伎俩不可能无限期地阻止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

“在这个问题上, 突尼斯认为,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公正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和唯一有效方案。”

但是, 显然南非武装入侵安哥拉不仅仅是为了使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流产, 而且, 人们已清楚地看出, 是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南非局势不断恶化的注意, 因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逐渐走向不可避免的末日。

突尼斯不能不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的武装侵略。这一侵略无可否认地证实：今天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与昨天的一样，根本不愿遵守国际法。人们做出了许多呼吁，安理会也对它一次又一次地谴责，但却毫无结果，因此，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果断行动，采取必要有效措施，迫使南非终止对安哥拉的武装进攻，并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个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拉乌伊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本人荣幸地告诉你，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十月份的工作，我们还向你的前任约翰·汤姆森爵士表示祝贺。他以出色的才干和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我还要对安理会的理事国们让我有机会表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声援而致以谢意。

仅仅两周以前，安理会通过了第571(1985)号决议，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撤出它的武装部队，结束对安哥拉的肆意侵略行径，尊重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安理会现在又再次开会，讨论南非政府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又一次非正义的蓄意侵略行为。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在本次辩论开始时提供的事实情况足以说明一切。南非空军蓄意侵犯安哥拉领空，轰炸马温加地区，造成65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这就是说，尽管南非在全世界声名狼藉，尽管安理会对它一再谴责，它仍对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主权进行肆意践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借口来加强它在该地区的霸权政策。

比勒陀利亚政府顽固地无视国际社会和威胁邻国的和平与安全的行径，这必然使人想起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后者对突尼斯的袭击遭到安全理事会的明确谴责。不幸的是，这种行径还会发生，除非联合国清除罪恶的根源，迫使南非放弃它的侮辱人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并通过适当措施，结束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因为最近这次对安哥拉的侵略是利用纳米比亚领土来进行的。

摩洛哥王国坚决谴责这次进一步的公然的暴力行为，要求安理会采取决定性的有力行动，结束南非侵犯邻国主权和悍然践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径。

在这困难的时刻，我要向我的同事和朋友——安哥拉大使表示摩洛哥的同情和声援，并重申我们继续支持安哥拉捍卫领土完整的斗争。

安哥拉和其它前线国家不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但是这些国家的援助也成为一个沉重负担，因此，它们要求联合国采取一致的支持行动，以维护它们的领土主权，不辜负他们对联合国的信任，从而发挥联合国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安理会责无旁贷，应当对南部非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做出积极响应，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南非对该地区和平国家再次发动侵略行为。

主席：我谢谢摩洛哥代表对我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马卡蒂尼先生，根据安理会第2616次会议遵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所提出的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主席先生，我衷心地感谢你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发言。我代表非洲人民大会连同安理会会议厅里的国家以及世界其它国家一起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无端、蓄意和怯懦的侵略行径。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这一重要的十月份的安理会主席。并对你的前任约翰·汤姆森爵士所做的杰出工作表示敬意。

在我们之前的几位发言者强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在安理会第571(1985)号决议墨迹未干时对安哥拉发动入侵的；第571号决议重申安理会要求南非“立即”和无条件地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一切军事部队，停止对安哥拉的侵略并尊重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非洲人国民大会完全同意克里什南大使的观点，即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傲慢和挑衅的反应应是明确的、一致的、并应迅速采取行动使它遵守《宪章》”。

近来，比勒陀利亚使世界看到，它决心通过事先拒绝安理会达成的决议的方式对安理会作出挑衅。上星期四，比勒陀利亚的发言人在这里作的发言又一次强调了这种态度。当时，南非政权的发言人竟有胆量将安理会会议厅做为指挥台对前线国家和邻国发出好战的威胁。他又一次重复声称比勒陀利亚认为有权对所有的非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

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向我们显示：种族隔离制度知道，不论国际社会说什么，任何使比勒陀利亚就范的有效行动都会受到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特别是美国的阻挠而归于无效，这使南非变得有恃无恐。比勒陀利亚的朋友和盟国现在应该认识到只要他们维护这种受到全球谴责的行动方针，他们就必须为该政权分担责任。

在国际法和道德问题上没有双重标准。绝不能因为比勒陀利亚受到某些政府的支持，它就可以进行侵略。姑息纵容不是制止侵略的办法。导致建立联合国的历史和事件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比勒陀利亚曾无耻地宣布：它已破坏了它1984年在恩科马蒂所做出的庄严承诺的所有条款；它公开宣布为在其安哥拉境内的土匪部队提供资金和装备；的确，它声称有权在南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这种侵略行动，除非这些国家服从其命令。

比勒陀利亚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战争与其在南非境内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是相互配合的。该政权的顽固说明了不结盟国家的“决心”的正确性，即“只有当建立在所有南非人民意愿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政府推翻并取代整个种族隔离制度时，南部非洲才会有和平、安全和稳定。”

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的充满谎言的决议草案将会受到安理会的蔑视——比勒陀利亚应受到这种蔑视——我们对这一点是充满信心的。和它所采取的行动一样，比勒陀利亚所用的语言也表达了它对人类的其余部分的公然蔑视。

由于比勒陀利亚对国际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赞同实行制裁以及我国国内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的不断加强感到震惊，因而它竭力寻求使整个地区卷入战争以此作为延长其寿命的办法。纪念打败法西斯和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最合适的办法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主席：我感谢马卡提尼先生对安理会所说的客气话。

没有人要发言了，我将以美国代表的身份行使答辩权。

我又一次听到了许多片面的和捏造的指责将我国说成是向南非共和国提供“援助和安慰”、甚至是提供武器的国家。我想提醒安理会和被邀请的发言者注意，美国比联合国早许多年就对南非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

我对越南代表对侵略邻国表示恐惧这一点感到惊讶。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有资格发言。他的国家在邻国驻扎了数以千计的部队以支持该国的傀儡政权，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从本安理会的会员国得到支持和安慰”。

人民没有从我国逃走；许多人要求进入这个“帝国主义巢穴”，这一点就说明了问题。

我现在作为安理会主席行使职权。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已准备就绪，可以就S / 17531号文件所载的由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除非有人反对，我现在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作为美国代表，我要求对该决议草案的执行段落6进行分别表决。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权。

除非有人反对，我将首先将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6段付诸表决。

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法国、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反对：无

弃权：美国

主席：表决结果是：14票赞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执行部分第6段通过。

我现在将整个决议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法国、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15票赞成。 决议草案通过，成为第574(1985)号决议。

我现在以美国代表身份发表关于这次表决的声明。

我们又一次聚集在安理会议席上审议侵犯安哥拉边境领土完整的事件。 我再一次重申美国对南非这类行动的政策。 我们谴责这类行动。 它们只能加剧本来就已不稳定的局势。 除了对谈判解决困扰这一地区的机会造成不利影响之外，它们还造成痛苦和死亡。 只要这类行动继续下去，它们就将阻挠破坏实现南部非洲人所渴望的，在没有战争和流血中生存的、单纯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愿望。

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是紧紧依靠和平和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 这是比火药所能做到的更深入、持久的解决办法。 他们应当认识到，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有必要转向谈判的道路。

在我国政府无保留地支持的谈判政策和挑起冲突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某些外来势力所推行的政策之间有着明确而不可能误解的区别。 除了维护自我利益的目的之外，这些远离该地区的势力又有什么理由害怕有关各方进行和平谈判呢。 他们的政策是一种自私自利、缺乏远见的政策。 它必然导致安哥拉人民更多地流血，必然使长期以来遭受蹂躏的平民经受更大的苦难。 它是假装关心安哥拉人利益的错误政策，它在公正的伪装下，歪曲事实，为它的扩张主义目标服务，它在该地区负有完全不同于所有对于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希望的明确使命。

我国代表团欢迎利用本决议作为重申我们呼吁南非军队立即撤离安哥拉的机会。 我们再次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国一道谴责最近这次入侵。

但是，正如我两周前所说的那样，我国政府认为，向该地区输送更多的武器，只能导致暴力升级，造成更多的死亡与苦难。 安哥拉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更多的外国军队，不是外来干涉和进口武器。

美国支持安哥拉的领土完整。我们再次呼吁南非停止进一步的侵略行径。然而，我们不能投票赞同执行段落第6段的内容，为了同一原因，我们也不能投票赞同安全理事会第571(1985)号决议呼吁拿起武器的类似内容。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决议执行段落第6段投弃权票。由于决议其余部分可为我们所接受，我就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

我现在恢复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马克西先生(联合王国)：我必须再次赞扬安哥拉常驻代表帮助安理会达成一致立场的方法。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574(1985)号决议，如同它于9月20日一致通过第571(1985)号决议一样，是完全不接受南非进攻安哥拉的最重要表示。应当劝告南非政府听取安理会的一致要求。

联合王国愿见到立即停止安哥拉境内的战斗，并在多年冲突之后见到谅解与重新建设的开始。唯恐目前的决议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我愿谈谈约翰·汤姆森爵士9月20日在安理会的讲话。

联合王国并不认为执行段落第6段赞同外国战斗部队的干涉。我们希望见到所有外国军队尽快撤离安哥拉。

安理会在密切注视安哥拉局势并促进在那里建立和平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相信遵照第571(1985)号决议而建立的调查委员会将很快能访问安哥拉，并向安理会汇报情况。他们的评价将对我们全体具有巨大价值。

主席：安哥拉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应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召开会议，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国际社会的渣滓、南非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政权最近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件。

一个在南非本土内最严重地违反最最基本的权利的罪恶政权，一个非法占领联

联合国领土的政权，一个罪恶地违反国际法的政权，一个入侵主权邻国的政权，一个在我们开会之际还派军侵入安哥拉土地的政权，这个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的代表竟然谈什么“民主国家”。当种族隔离是他们的主旨的时候，他或他的政权知道什么是民主？他或他的政权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非洲人？他指的是谁？2,200万被剥夺选举权的南非多数居民是否也包括在内？假定如此，为什么他们剥夺这些人居住在自己家园的权利？

然而，我必须指出比勒陀利亚代表公开讲话中的一点事实，他说，安哥拉人民在单独同外来干涉作斗争。是的，勇敢的安哥拉武装部队——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在安哥拉人民支持之下，一直单独同充当保护人的外来的南非种族主义干涉分子作斗争。我们听到南非种族主义代表谈到种族主义政权的“区域责任”。的确，它负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区域警察之责；它负的是种族隔离政策及其种族隔离结构之责；它负的是建立并维护国家恐怖主义之责。而他提到的种族主义政权对本国人民安全的责任，这是多么恰当的词汇，因为尊贵的少数白人的安全与特权正是建筑在镇压和多数人的血泊之上的。理所当然，纳米比亚人民的安全在于将纳米比亚变为种族主义统治者非法占有并奴役其人民的军警国家。

安理会最近应突尼斯的要求就一项问题进行了辩论。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突尼斯同事，并通过他，向他的政府和在空袭中遇难的人表示同情。我国代表团不禁要对这两个事件具体与大体上的雷同表示疑问。每一次，都是其政府基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原则的种族主义进攻者；每一次，都是以思想意识为其行径辩护的政权；每一次，都是这个政权非法占领了一个领土；每一次，都是这个政权是当地的军事大国；每一次，都是该政权罪恶地违反了邻国或并非十分邻近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每一次，该政权的许多公民都被剥夺选举权，被视为二等公民；每一次，该政权都采取移民殖民主义形式；每一次，该政权都将数以千计的爱国人士逮捕入狱或流放国外；每一次，该政权都认为其根基是所谓天命；每一次，该政权都主要依靠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每一次，该政权都有一份敌友分明的名单；每一次，

该政权都享有同样的非常强有力的国家的支持；每一次，该政权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域警察；每一次，该政权侈谈政治解决，而同时却又采取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破坏这些努力。

无论现在或将来，这种局势必将改变。《联合国宪章》第35条阐明，联合国任何成员国都可将任何争端，或符合第34条规定性质的局势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

第三十四条规定：

“安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我请安理会原谅我在此宣读《宪章》，但是，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代表显然没有看过《宪章》。根据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几天前所做的发言以及他所散发的荒谬的文件，他们似乎不明白安理会是负责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不是内政和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影响也不牵涉到安哥拉境外的任何人。

目前我们正讨论有关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而不是任何其他问题。

种族隔离制度的代表所谓目前国际上对南非的仇恨，主要是因为是在南非内外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活动所引起的，我想提醒这位代表，这只是结局的开始。

南非代表引过种族主义领导人关于控制在南非境内的南非部队的言论，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说，“相信我，相信我，”是一路货色。

斗争将继续下去。

胜利在望。

主席：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因此，安理会至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6点45分散会。